



代代读
儿童文学
经典丛书

DAI DAI DU
ER TONG WEN XUE
JING DIAN
CONG SHU

小铁头夺马南征记

● 蔡维才 著



●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小铁头夺马南征记

蔡维才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在冀南平原上,活跃着一支由儿童团组成的抗日队伍。“骑兵迷”小铁头便是这支少年抗日队伍中出色的一员,他在八路军指导员的直接帮助下锻炼成长,勇敢机智地杀了日伪军官的战马,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。

主 编

刘 虔

刘治平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小铁头夺马南征记

蔡维才 著

责任编辑:陈 新

装帧设计:宋丕胜

美术编辑:宋丕胜 李文侠

插 图:赵贵德

封面画:高作人

责任校对:李春月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印 刷:河北望都县印刷厂(望都县京广路 31 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787×1092 毫米 1/32 5.875 印张 83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10,000 定价:6.30 元

ISBN7—80611—341—X/I·330

写在前面的话

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小金马》《小英雄雨来》《王孝和的故事》《鸡毛信》等一批中篇小说，在共和国的文学殿堂里享有殊荣，或被电台播讲，或被拍成电影，或被编入教科书，或被译成外文介绍到海外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作品中的鲜活的小主人公，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目中皆为英雄少年的楷模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。

今天，我们把这套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奉献给小朋友们，诚挚地

期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了解过去，珍惜现在，提高阅读和鉴赏能力，强化自我教育意识，做一代跨世纪的优秀人才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1995年10月1日

他们，是一个美丽的星座

——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总序

刘 鹰 刘浩平

历史，用时间之石构筑着公正与尊严。

历史，是清醒的。

历史，是最好的评判者与收藏家。

站在历史的舞台上，几乎每日每时，我们都要同生活中那些平庸丑陋的东西告别。风雨里演绎人生，苦难中缔结幸福，唯有崇高永恒，庄严永恒，正义永恒，善与爱的心灵永恒，总之，美丽永恒。而一旦拥有这美丽，我们就不会分手。

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套以我们民族的革命与建设、奋斗与牺牲为背景，实现着一代代少年儿童在父辈们提携下茁壮成长的儿童文学丛书，就是这样的历史珍品。展开在书中的生活，何其丰富多采。

看，“红星”在闪耀，“鸡毛信”传遍乡野，“小金马”、“小兵张嘎”、“小侦察员”、“小游击队员”们行进在历史为他们选择的“五彩路”上，于是有了“小英雄雨来”，有了“王孝和的故事”，有了一代代少年俊杰的崛起。他们是美的，他们的生活是美的，充溢着崇高的追求、庄严的允诺、智慧的思考、力量与信念的辉煌。他们是炬火，是活泉，是林中的鸣镝，是漠野与瘠地上的花朵，是节日里欢腾的鼓声与歌声。他们的形象，滋养着并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幼小的心灵，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忠实的读者。

他们没有远去。

他们是永恒的。

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中。

他们闪烁在历史的星空，组成一个美丽的星座。

今天，让我们同我们的小读者一起，走出岁月的幕帷，再一次来到这星光下，去聆听那些动人的故事，聆听那些圣洁的人生在最初的时刻发出的风雷般壮美的旋律……

1995年10月7日，北京之秋。

目 录

一	“骑兵迷”	(1)
二	老村长夸小铁头	(11)
三	空手夺马	(20)
四	“黄蒺藜，帮个忙！”	(30)
五	挤过牛群	(34)
六	闯过路卡子	(40)
七	河水滔滔	(47)
八	沙岗立功	(53)
九	小骑兵	(58)
十	红绒球	(66)
十一	血泪仇	(73)
十二	飞呀，飞呀，飞呀	(82)

十三	“咱铁头能行!”	(96)
十四	追!	(105)
十五	场院里的一课	(117)
十六	“把马刀磨得快快的!”	(130)
十七	迎着隆隆的炮声	(138)
十八	打鱼男孩	(150)
十九	夜渡黄河	(165)



一 “骑兵迷”

老高老高的天空里，灿烂的群星眨巴着眼睛。秋末的大北风，放开老粗嗓子，吼叫得厉害，越叫越上劲，叫得满处呜呜山响，吹得窗户纸“呼哒呼哒”的像拉风箱，掀得房檐瓦一动一动的像一张张蛤蟆嘴，摇得杨柳树不停地晃脑袋。昨夜被民兵破坏得像一截截烂蛇似的沙河公路上，扬起阵阵黄旋风。

这时，在望远跑死马的冀南平原上，在沙河区刘家屯丁字街北，在那

墙上大写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的一座土坯房里，棉油灯光通亮。窗户纸透气的地方，挤进来发丝般的风，吹得灯苗儿忽闪忽闪。灯光下，只见有个双眼皮、大眼睛、圆脸盘、薄嘴唇，年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，趴在方炕桌上，正认真地抄写他白天编写的“街头诗”。他边抄写边念给正往鞋帮里绣着“抗日光荣”四个红字的娘听：

儿童团，
儿童团，
抗日工作走在前；
送信、放哨查汉奸，
拥军优属最当先。
村长说我“好孩子”，
八路夸我“小模范”……

小家伙挥舞着左手，晃着满头黑发的脑袋瓜，高兴地圆瞪着明亮的眼睛，念得挺上劲，念了一段又一段：

八路军，

子弟兵团，
端岗楼，
拔据点，
到处开展游击战，
打得鬼子心胆寒……

他刚念完，娘用牙咬断红线头，把小绣花针别在胸前的蓝袄襟上，满意地对孩子说：“铁头！我听着你念的这些都在理。好，我也绣完啦，你快钻被窝睡吧！早睡早起，明早好赶路，给王连长把这双大脚鞋送去。”

小铁头一听娘说“绣完啦”，眨巴眨巴眼睛，高兴得把一双大眼笑成一条线，撂下小楷毛笔，说声：“娘！我看看！”也没等娘点头同意，说着就从娘手里夺过两只大新鞋来，歪着脑瓜，睁亮大眼，左瞅瞅，右瞄瞄，捏捏鞋帮，摸摸鞋脸，锤锤底子，好像对针线活儿挺懂眼似的。当他看见那绣在鞋帮里的、他自己亲手写的“抗日光荣”四个红字时，禁不住眉开眼笑。他在娘面前一伸大拇指，晃着脑袋连声夸奖娘说：“绣得好！绣得好！给你这妇救会员记一功！”也没得到娘允许，又说：“嗨，棒！我先

试巴试巴。”说着，笑眯着眼，往脚丫上各套上一只大新鞋，脚尖使劲往前顶着，用力甩开双手，面向前方，两眼神采焕发，精神抖擞地在炕上转着圈子，“踢里趿啦”地走起齐步来，走了一圈又一圈，边走边喊着口号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！”“抗——日——到底！”转了几圈，他一伸手从窗台上拿起扫炕笤帚来，右手高举，身向前倾，向下稍蹲，拉开骑马架势，怒目向前方，响亮地喊着战斗口令：“目标——正前方！鬼子一个中队。一排向左，二排向右，三排居中，号兵吹冲锋号！……哒哒滴滴，滴滴哒——同志们冲啊！杀！杀！杀！”

娘在一旁看着铁头模仿骑兵打冲锋的那个活灵活现劲，打心眼里喜欢，禁不住笑得闭不拢嘴，说：“咦！你这孩子呀，我看快成了‘骑兵迷’啦！咱军区骑兵连回回来，回回教你骑高头大马。李指导员教，王连长教，号兵小刘教，掌勺的老王也教，可说正格的，也不知你真学会了几套路数！让你骑上大马，能跑个十里二十里的么？”

铁头一听娘问他学骑马的事儿，比过年让他穿新鞋放炮仗还高兴哩，霎时更来了精神。他眨巴眨巴大眼，煞有介事地用双手卷成个“喇叭筒”，压着

嗓门说：“咱铁头向您妇救会员报告：泰山不是垒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沧州的铁狮子不是吹的，这几年，咱铁头跟着军区骑兵连很学了几手马上功夫，不论骑中国马还是骑鬼子大洋马，‘噌’地骑上去，眨眼一溜烟，穿林一阵风，过河一条龙。叫马停，它不敢朝前迈半步；叫马卧倒，它立刻跪下。……娘！还有，咱还学了一手更拿手的呢！”说到这儿，铁头笑了笑，扫了他娘一眼，突然断了弦，对正听得出神的娘卖关子说：“娘！你猜，我最拿手的戏是什么？”接着又补上一句说：“嗯，可只许猜三遍，猜多了猜着也不算数。”

娘用左手抿着黑亮的剪发头，笑着说：“噢，你这孩子呀！说得正上劲哩，怎么又攥起拳头破开谜啦？叫俺猜，俺猜不着，你快给娘往下讲吧，哎！”

“不，不，娘得猜！娘得猜！只准猜三遍。”铁头歪着小脑瓜，噘着小嘴巴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噢！长得谷子地里都快藏不住你啦，还脱不了鼻涕没干的孩子气。好，好，俺试巴着猜，俺就猜。”娘笑着杵了铁头一手指头，仰了仰黑里透红的圆脸，试探着猜起来：“是不是马跑着，你能在马上立起来？”

“不对！不兴带问的。好，猜了一次啦！”

“在马上闭着眼能跑一阵子？”

“也不对。好，猜了两次啦！还有一次。”

“要不就是学会了在马上吹铜号？”

“不对，更不对。好好，整三次了。没猜着，不准往下猜啦！”铁头拍着手，晃着脑瓜，高兴地笑着说。

“光攥着拳叫俺猜，俺猜不着，怪闷人的，快说给俺听听！”

“嗯，好，我接着讲。娘！我的拿手好戏呀，就是骑光板马！不配鞍，不挂蹬。‘噌！’抓住马鬃，一个旋脚飞上去，双手勒紧鬃，伏下身子，脚夹紧马肚子，照样‘噌噌噌’飞跑一溜烟！王连长骑的那匹鬼子中佐的黑乌头大洋马，我就骑着演习过好多回：娘！就这样，你看我，我一咬牙，噌——一个旋脚飞上去，缰绳一提，命令大洋马：‘开路大大的！’噌！你看吧，大洋马立刻飞起四个大蹄子，‘夸夸夸夸’飞跑起来呀，像飞箭，耳边呼呼风响，穿云入雾，要多带劲有多带劲……”铁头连说带比划，一打开他学骑马的话匣子呀，就像匹在平地里脱缰的马，一刹半时的想拢也拢不住。

过了有吸袋烟的工夫，等铁头把他学骑马那最拿手的戏段子念叨完了，娘才点了点头，认真地说：“咦！是啊，俺知道，反正当咱八路的净是能耐人，你这套骑马的本事也是跟着咱骑兵连李指导员、王连长学的。好多好多抡铁锤的、抓锄杠把的人，一当上毛主席的八路军呀就长出息，就学会好多真本事，懂得好多学问。”说罢，她把两只大新鞋从铁头手里要过来，用块蓝印花布包好，再三催促铁头说：“铁头，快睡吧，哎！老村长说，咱军区骑兵连住在沙河西的边家庄，离咱这十来里地，明天你得走阵子呢，早睡早起，快睡吧，哎！”

“嗯，娘！俺这就睡。”铁头说着，随手收拾起炕桌上的作文本子、狼毫小楷笔和墨盒子，然后拉正打着一块方补丁的蓝枕头，刚要躺下，忽然，他眼珠一转，高兴地想起一件事来，闪着兴奋的眼神，双手捧着嘴，亲切地小声向娘要求说：“娘！娘！我对你说，等下次分区修械所路过咱村时，你可得想法儿把俺爹留下多住两天，叫爹给我打一把世界上最快的马刀。娘你就给我做双新鞋——叫千里鞋，不！叫万里鞋！我呢，我夺匹大洋马骑上。嗨嗨！咱铁头举起爹打的削铁如泥的刀，穿上娘做的万里鞋，

